

玉屏風散

治風邪久留而不散者自汗不止者亦宜

防風

黃芪

白朮等分

共為細末酒調服

柯韻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治風者不患無以驅之而患無以禦之不畏風之不去而畏風之復來何則發散太過玄府不閉故也昧者不知托裡固表之法偏試風藥以驅之去者自去來者自來邪氣留連終無解期矣防風徧行周身稱治風之仙藥上清頭面七竅內除骨節疼痛外解四肢攣急為風藥中之潤劑治風獨取此味任重功專矣然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惟黃芪能補三焦而實衛為玄府禦風之關鍵且有汗能止無汗能發功同桂枝故又能除頭目風熱大風癩疾腸風下血婦人子藏風是補劑中之風藥也所以防風得黃芪其功愈大耳白朮健脾胃溫分肉培土即以寧風也夫以防風之善驅風得黃芪以固表則外有所衛得白朮以固裡則內有所據風邪去而

不復來此欲散風邪者當倚如屏珍如玉也其自汗不止者亦以微汗在表皮毛肌肉之不固耳其與防風通聖等方懸殊矣

五淋散 治膀胱有熱水道不通淋澀不止或尿如豆汁或

成砂石或如膏汁或熱拂便血

赤茯苓一分 赤芍藥 山梔仁各一分 當歸 細甘草各二分 錢

右五味加燈心水煎服

柯韻伯曰經曰腎合膀胱故腎為水藏而膀胱為水府腎主癸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膀胱主壬水受五藏六府之津而藏之故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然又曰氣化則能出者何也膀胱有上口而無下口能納而不能出惟氣為水母必太陽之氣化而膀胱之溺出矣是水道固藉無形之氣化不專責有形之州都矣然水者陰也氣者陽也氣為陽之根源而火為陽之徵兆所以氣有餘便成壯火而為邪熱壯火上行三焦則傷太陽之氣邪熱下

入膀胱則涸州都之津火勝則水虧理固然耳夫五藏之水火皆  
生於氣故少火生氣而氣即為水、精四布下輸膀胱源清則流  
潔矣如壯火食氣則化源無藉乃癃閉淋澀膏淋豆汁砂石膿血  
而水道為之不利矣總由化源之不清非閉決瀆之失職若以八  
正舟車禹功濬川等劑治之五藏之陰虛<sup>太</sup>陽之氣化絕矣故急  
用梔苓治心肺以通上焦之氣而五志火清歸焉滋腎肝以安下  
焦之氣而五藏陰復甘草調中焦之氣而陰陽分清則太陽之氣  
自化而膀胱水潔矣此治本之計法之盡善者也

失笑散

治產後心腹絞痛欲死或血迷心竅不省人事

五靈脂

蒲黃等分

每服三錢酒煎服

獨聖散

附

山查肉

二兩

水煎用童便砂糖和服

吳于宣曰經云心主血脾統血肝藏血故產後瘀血停滯三經皆

方論下

失笑

獨聖

清胃

廿一

受其病以致心腹疼痛惡寒發熱神迷眩運胸膈滿悶凡茲者由  
寒凝不消散氣滯不流行惡露停留小腹結痛迷悶欲絕非純用  
甘溫破血行血之劑不能攻逐蕩平也是方用靈脂之甘溫走肝  
生用則行血蒲黃甘平入肝生用則破血佐酒煎以行其力庶可  
直挾厥陰之滯而有其推陳致新之功甘不傷脾辛能逐瘀不覺  
諸證悉除直可一笑而置之矣至獨聖散用山查一味濃煎與砂  
糖童便同服者何也山查不惟消食健脾性能破瘀積癥癖可立  
止兒枕作痛更益以砂糖味甘入脾能逐惡煖中而不傷氣以佐  
山查則脾氣得宣山查之功用益力其効益偉名之曰獨聖不虛  
也

清胃散

治胃經濕熱牙齒牙根腫痛或牽引頭腦或面發

熱

生地黃

當歸

水黃連

升麻

牡丹皮

右五味水煎服

羅東逸曰陽明胃多氣多虛又兩陽合明為熱盛是以邪入而為病常實若大渴舌胎煩躁此傷氣分熱灸大府燥其津液白虎湯主之若醇飲肥厚灸燔過用以致熱壅大府逆於經絡濕熱不宣此傷血分治宜清胃方中以生地涼血為君行之牡丹皮去蒸而疏其滯以黃連徹熱燥濕為臣和之以當歸辛散而循其經仍用升麻之辛涼升舉以騰本經之清氣即所謂升清降濁火鬱發之者也如是而咽喉不清齒齦腫痛等<sup>證</sup>戩廓然俱清矣

龜鹿二僊膏 大補精髓益氣養神

鹿角 血者 十斤 龜板 自敗者 五斤 枸杞子 甘州者 三十兩 人參 十五兩 右用鉛鐺

如法熬膠初服酒化一錢五分漸加至三錢空心下

李士材曰人有三竒精氣神生之本也精傷無以生氣傷無以生神精不足者補之以味鹿得天地之陽氣最全善通督脉足於精者故能多淫而壽龜得天地之陰氣最厚善通任脉足於氣

方論下

龜鹿二仙

廿二

者故能伏息而壽二物氣血之屬又得造化之玄微異類有情竹  
破竹補之法也人參為陽補氣中之怯枸杞為陰清神中之火是  
方也一陰一陽無偏勝之憂入氣入血有和平之美由是精生而  
氣王氣王而神昌庶幾龜鹿之年矣故曰二仙

瓊玉膏 治虛勞乾咳

生地黄斤四 白茯苓斤十三 白蜜斤二 人參斤六  
右四味先以地黄汁

同蜜熬沸用絹濾過將參苓為細末入前汁和勻以磁器用  
綿紙十數層加箬封瓶口入砂鍋內以長流水煮沒瓶頸桑  
柴火煮三晝夜取出換紙扎口以蠟封固懸井中一日取起  
仍煮半日白湯點服

李士材曰乾咳者有穀無痰火未乘金、極而鳴也此本元之病  
非悠游漸漬難責成功若誤用苦寒祇傷脾土金反無母故丹溪  
以地黃為君令水盛則火自息又損其肺者益其氣故用人參以

鼓生發之元虛則補其母故用茯苓以培萬物之本白蜜為百花之精味甘歸脾性潤悅肺且緩燥急之火四者皆溫良和厚之品誠堪寶重郭機曰起吾沉痾珍賽瓊瑤故有瓊玉之名

附補方藥雜論

張景岳曰潔古枳朮丸以白朮為君脾得燥而能健佐以枳實其味苦峻有推墻倒壁之功此寓攻於守之劑惟脾氣不滯清而滯勝者宜之若脾氣已虛非所宜也今以為補脾之藥及小兒瘦弱製令常服適足傷其氣助其瘦耳

東垣平胃散欲治其不平也本為胃強邪實者設故性味從辛燥從苦而能消散唯有滯有濕有積者宜之若以為健脾而常服其誤甚矣

補中益氣湯允為東垣獨得之心法本方以升柴助升氣以參朮歸芪助陽氣此意誠盡善矣然補陽之義亦有宜否如治勞倦內傷發熱為助陽也非發汗也然有不散而散之義故於勞倦感寒或陽虛咳嗽及脾氣下陷等症最宜若全無表邪寒熱而中氣虧甚者則升柴大非所宜蓋升柴之味兼苦寒升柴之性兼疎散唯



有邪者可因而疎散之若無邪大虛者即純用培補猶恐不及再  
兼疎散安望成功凡補陽之劑無不能升正以陽主升也寇宗興  
極言五勞七傷大忌柴胡而李時珍以為不然要之能散者斷不  
能聚能泄者斷不能補性味苦寒者斷非扶陽之品故表不固而  
汗不斂者不可用外無表邪而陰虛發熱者不可用陽氣無根而  
格陽戴陽者不可用脾肺虛甚而氣促似喘者不可用命門火衰  
而虛寒泄瀉者不可用水虧火亢而衄血吐血者不可用四肢厥  
而陽虛欲脫者不可用摠之元氣虛極者不可泄陰陽下竭者不  
可升人但知補中益氣可以補虛不知幾微關係判於舉指之間  
纖微不可誤紊者正此類也

神麩麥芽雖助戊土以腐熟水穀然麥芽一味治婦人喪子乳房  
脹痛欲成癰者用一二兩炒熟煎服即消其破血散氣可知矣又  
婦人良方云神麩善下胎皆尅伐之功多而補益少不宜輕用

喻嘉言曰連苓柴芍知母皆苦寒之劑能瀉有餘之火耳若飲食  
勞倦內傷元氣為陽虛之病以甘溫之劑除之如黃芪人參甘草  
之屬若陰微陽強相火熾盛以乘陰位日漸煎熬為血虛之病以  
甘平之劑降之如當歸地黃之屬若心火亢極鬱熱內實為陽強  
之病以鹹冷之劑折之如大黃朴硝之屬若腎水受傷真陰失守  
無根之火為陰虛之病以壯水之劑濟之如生地玄參之屬若命  
門火衰為陽脫之病以溫熱之劑固之如附子乾薑之屬若胃虛  
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為火鬱之病以升陽之劑發之如升  
麻葛根之屬不明治法以求施治何所據依耶  
今人見煩熱枯燥等證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  
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鼓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必於補陰  
劑中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薪則釜中氣水上  
騰而潤澤有立至者

黑鉛一味乃水之精入北方壬癸凡遇陰火逆冲真陽暴脱氣喘  
疾鳴之急症同桂附回陽等藥用之立見奇功即經云重劑是也  
虞天民曰血不歸原責之胃寒涼屢用不効惟灸甘草炮姜輩引  
血歸元妙

失血後大熱大渴證似白虎惟脉虛大不長實為異誤服寒涼必  
死當歸補血湯主之

趙羽皇曰參叅也與元氣為叅贊者也不特氣虛宜用即血虛亦  
宜用內傷宜用外感亦宜用益煩渴由乎火邪得入參而陰津自  
長腫脹本乎氣壅得入參而痞悶全消以至食不欲入食入反脹  
或胃反噎膈泄利亡陰灑淅惡寒多汗漏風等症無不賴入參之  
大力作元氣之藩籬而妄謂肺熱傷肺參能作飽不知肺金之窵  
熱非參莫救脾虛之中滿非參與朮何由健運此所以功魁群草  
也附子一味有斬關奪門之勇引補氣藥行十二經以追散失之

元陽引補血藥入血分蒸動不足之真陰引發散藥開腠理以驅  
在表之風寒引溫藥達下焦以逐在裡之冷濕其用亦宏矣正治  
人所易曉其最妙能以熱攻熱如胃陽發露口爛舌糜腎陽發露  
面赤吐紅用之頃刻神清熱退惟其能返本回陽也世人豈識之  
哉

柯韻伯曰仲景脩十劑之法輕可散實麻黃葛根諸湯是也宣可  
決壅梔豉瓜蒂之方是也通可去滯五苓十棗之屬是也泄可去  
閉陷胸承氣抵當是也滑可去着胆導蜜煎是也瀉可固脫赤石  
脂桃花湯是也補可扶弱附子湯理中丸是也重可瀉怯禹餘糧  
代伐赭石湯是也濕可潤燥黃連阿膠湯是也燥可去濕麻黃連翹  
赤小豆湯是也寒能勝熱白虎湯黃連瀉心湯是也熱可制寒白  
通四逆諸方是也

看仲景加減法當細審其深意如腹中痛者少陽加芍藥少陰加

附子太陰加人參若心下悸者少陰加桂枝少陽加茯苓若渴者少陽加括萎根人參太陰加白朮仲景於加減中分陰陽表裡如此故熟仲景方始知仲景立方之妙理會仲景法總知仲景用藥取舍之精

仲景立方精而不雜其中以六方為主諸方皆從而加減焉凡汗劑皆本桂枝吐劑皆本梔豉攻劑皆本承氣和劑皆本柴胡寒劑皆本瀉心溫劑皆本四逆渾而數之為一百一十三方者未之審耳

小柴胡方為半表而設而其證皆屬於裡蓋表證既去其半則病机偏於向裡矣惟往來寒熱一證尚為表邪未去故獨以柴胡一物主之其他悉用裡藥凡裡症多陰多寒多虛而少陽之裡偏於陽偏於熱有虛有實而不盡屬於虛也然仲景又以裡虛為患故於半表未解時用人參以固裏

桂枝本為太陽風寒設可以散六經初感之邪柴胡為少陽半表  
設更可以調三陽半表之證益桂枝湯是調和營衛之劑柴胡湯  
是調和腠理之劑凡風寒襲人不在營衛即入腠理所以仲景一  
書最重二方

脾為至陰居中宮而撫四肢最畏寒邪為患故仲景製理中四逆  
二方理中者理中焦為腹痛吐利而設若手足逆冷下利清穀是  
太陰本病觀四逆證上不稱厥陰少陰有此症者必見面赤故以  
通脈加之則四逆本為太陰立可知矣然他經有此陰寒者可通  
用之用於太陰本經是固本以禦邪也用於少陰溫土以制水也  
用於厥陰和水土以生木也用於太陽益火以扶元陽也惟陽明  
胃實少陽相火非所宜耳

腎主五液入心為汗少陰受病液不上升所以陰不得有汗仲景  
治少陰之表於麻黃細辛中加附子是升腎液也若少陰無主水

火不和真陰為邪所逼則水隨火越故反汗出仲景治少陰之裡  
附子湯中任人參是補腎液也

趙養葵曰古人治血必先理氣血脫益氣故有補血不用四物湯  
之論如血虛發熱立補血黃芪湯以黃芪一兩為君當歸四錢為  
臣氣藥多而血藥少又如失血暴<sup>甚</sup>血欲絕者以獨參湯參一兩頓  
煎服純用氣藥蓋斯時也有形之血何能速生幾微之氣所當亟  
固使無形生出有形陰陽之妙根於無也

程郊倩曰拘攣頑麻不仁風志有此當是風疾阻滯經絡氣道不  
通利也氣道不通則脾虛不能致氣：順則風消惟從脾胃中壯  
及主氣使津液得達阻滯自無此為藥順氣之所由設也水有真  
水有客水腎氣溫則客水亦攝而歸真腎氣寒則真水亦泛而為  
客所以有身軀疼痛之證真武湯從土中殖火使真水從溫處鎮  
攝客水自化而歸真正不必行導滲之令也

喻嘉言曰惡寒一症大率陽虛所致有微甚之不同微者用桂枝湯加人參黃芪甚者并加附子仲景之法精且備矣以後人全不究心但曰傷寒遵仲景內經法東垣取東垣升陽益胃黃芪補胃二湯為表虛惡寒之治此不可不辨也蓋表為陽表虛即表之陽虛故惡寒也與升陽益胃之方迥不相涉升陽益胃者因其人陽氣遏鬱於胃土之中胃虛不能升舉其陽本內經火鬱發之法益其胃以發其火也升陽方中半用參芪本草益胃半用羌防柴獨升陽復以火本宜降用澤瀉黃連之降以分殺其勢製方之義若此至黃芪補胃湯則并人參不用而用白芷膏朮麻黃升麻黃檗大升小降之矣然陽火鬱於胃土之中其時寒必兼時熱其脈必數實其症必燥渴若不辨而用其方以治陽虛陰盛有寒無熱脈微不渴之惡寒寧不殺人乎

趙羽皇曰附子坐鎮坎宮者也理中加附子因甘朮而入脾即中



焦之劑矣甘朮奠安中宮者也真武用薑朮從附子而入腎即下焦之劑矣

何柏齋曰藥之治病各有所主；治者君也輔治者臣也與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經及引治病之藥至於病所者使也如治寒病用熱藥則熱藥君也凡溫熱之藥皆輔君者也臣也然或熱藥之過甚而有害也須少用寒涼以監制之使熱不至為害此則所謂佐也至於五藏六府及病之所在各須導引之藥使藥與病相遇此則所謂使也

喻嘉言曰柴胡湯本陰陽兩停之方可隨瘧邪之進退以為進退如加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痺着之邪可以開矣加黃芩黃連即退而從陰暑留之邪亦可以解矣

柯韻伯曰白虎承氣皆陽明藥胃口清氣受傷宜甘寒瀉火而護金故立白虎胃中糟粕壅滯宜苦寒壯水以奪土故更立承氣

大青龍用石膏於辛熱劑中和以大棗白虎湯用石膏於甘寒劑中和以粳米此仲景畏石如虎全是保全胃氣之意

補中益氣湯脾肺之劑也用升柴以助春生之氣而地天泰矣六味地黃丸脾腎之藥也用丹萸以佐秋收之氣而水土平矣東垣

云氣結而脹宜厚朴瀉之氣散而脹宜芍藥收之

脈緩怠惰四肢不收或大便泄瀉此濕勝從平胃散食入困倦精

神昏冒而欲睡者脾虛弱也六君子湯加神麴麥芽之類

薛立齋曰產後發熱多屬虛寒惟乾薑加入補藥中神效此丹溪

法也

徐東臯曰仲景著傷寒論以外傷為法其中顧盼脾胃元氣之秘

世醫鮮有知之者觀其於少陽症小柴胡湯用人參防邪氣之入

三陰或恐脾胃少虛必用人參甘草固之以充中氣是外傷未嘗

不內因也即如理中湯附子湯黃連湯炙甘草湯吳茱萸湯茯苓

四逆湯桂枝人參湯人參白虎湯未嘗不用人參以治外感後世  
自節齋雜著戒用人參之謬說行徒以苦寒攻病之標誤盡蒼生  
笑

喻嘉言曰陽明下症仲景以外症之解與不解氣之轉與不轉臍  
腹之痛與不痛脉之弱與不弱汗出之多與不多小便之利與不  
利和熱之熾與不熾津液之乾與不乾而辨腹中之燥屎多與不  
多澹與不澹定消息微下之法故惟手足濇然汗出大便已鞭者  
注之以大承氣其他諸症一則曰宜用導法再則曰宜小承氣湯  
再則曰少與明日再與一升合是商量治法聽人臨時斟酌以祈  
無誤若下之不勝其邪勢必盡傷其正徒傷其正又未必盡去其  
邪仲景所以諄諄於二者之間耳

亡陽水逆仲景兩用真武湯一以陰寒內持濕勝而水不行因而  
內滲外薄甚至水穀不分或欬或利泛濫而無所之必賴用真武

以坐鎮北方之水一以太陽汗下亡陽致厥逆筋惕肉瞤振之欲  
擗地者用之於以滌痰導水消陰攝陽神妙不測矣  
黃連阿膠湯治少陰病心煩不得卧而無燥症則與真陽發露迥  
別緣其無嘔利四逆等症是其煩為陽煩乃真陰為邪熱所煎熬  
故以解熱生陰為主治也猪膚湯治下利咽痛胸滿心煩少陰熱  
邪充斥上下中間又立此湯以治少陰之燥與用黑驢皮之義同  
蓋陽微者用附子溫經陰微者用猪膚潤燥法備矣  
蓋元散驅濕從小便出然夏月體盛濕多則宜之清癯無濕之人  
津液為時令所耗當用生脉散充其津液若用益元竭其下泉枯  
槁立至况暑熱蒸動之濕即肥人多有內挾虛寒因至霍亂吐瀉  
冷汗四逆者徒恃益元解暑驅濕反促其藏府氣絕者比之可不  
辨而輕用之歟

程扶生曰陽裡明熱而無實鞭之邪又二陽之表未除故梔子之

吐石膏之清猪苓之利三者之法皆從表中治裡雖治陽明而兼滋少陰矣恐津液不生則無以消亢極之陽也世有謂仲景方不可以治熱病者直夢中囈言耳

五苓以解未盡之寒故以桂走陽分猪苓以導極盛之熱故以阿膠滋陰分滋之者恐利之而陰虛益燥渴也

太陽篇云發汗後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胃氣不和讖語者少與調胃承氣陰脉微者下之而解宜調胃承氣主之過經不解讖語者以有熱也調胃承氣主之過經十餘日胸中痛大便<sup>反</sup>澹微滿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調胃承氣湯合觀之知調胃承氣為調和胃熱之藥而非若大小承氣之用枳朴以下鞅滿也陶氏吳氏上中下三焦之說似不其然

柯韻伯曰仲景製大青龍白虎湯大柴胡治三陽無形之結熱三承氣治陽明有形之實結桃仁抵當治太陽明有形之實結然

三承氣之寔結是糟粕桃仁抵當之實結是血在有形中又有氣血之分仲景用大黃芒硝是蕩滌熱穢不是逐血後人專以氣分血分對講誤認糟粕為血竟推大黃為血分藥不知大黃之芳香所以開脾胃之氣腐穢之不去由氣之不行故方名承氣耳若不加桃仁桂枝豈能破血若非蟲垂水蛭何能攻堅是血劑又分輕重也要知癥瘕不散久而成形者皆畜血所致今人不知求其屬以攻之專用三稜蓬朮等氣分之藥徒傷元氣矣蓋糟粕因氣行而消瘀血因氣傷而反堅也審明斯理則知抵當湯凡不獨為傷寒設矣

發汗利水是太陽正治法發汗分形層之次第所以驅太陽之邪利水定三焦之高下所以化太陽之氣故發汗有五法麻黃湯汗在皮膚是發外感之寒氣桂枝湯汗在經絡是疏通血脈之精氣葛根湯汗在肌肉是升提精液之清氣大青龍汗在胸中是解救

內擾之陽氣小青龍汗在心下是驅逐內畜之水氣其治水有三法乾嘔而咳水入即吐是水在上集在上者汗而發之小青龍五苓散是也心下痞鞭、滿而痛是水在中集中滿瀉之於內十棗湯大陷胃是也勢在膀胱小便不利水在下集在下者引而竭之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是也桂枝汗劑中第一品藥也麻黃之性直透皮毛生薑之性橫散肌肉故桂枝佐麻黃則開玄府而逐衛分之邪令無汗者有汗而解故曰發汗桂枝率生姜則開腠理而驅滯分之邪令有汗者復汗而解故曰解肌麻黃湯不可言解肌而肌未嘗不解桂枝解肌而未嘗不發汗故亦可以稱發汗因知發汗解肌是治太陽之二法而實是發汗之二法

周慎齋曰下體痿弱虛弱者不可用補中必當以八味治之凡內傷作瀉藏附子於白朮中令其守中以此瀉也表熱藏附子於黃芪中欲其走表以助陽也

柯韻伯曰小青龍治傷寒未解之水氣故用溫劑汗而發之十棗湯治中風已解之水氣故用寒劑引而竭之小青龍之水動而不居五苓散之水留而不行十棗湯之水縱橫不羈大陷胸之水痞鞭不消水氣為患種：不同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也當溫之宜四逆輩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以下焦虛故也當補之宜真武湯

喻嘉言曰古法用硃砂為衣者取赤色通心青黛為衣者取青色通肝護送諸藥入心肝皆外廓之意

梨汁蔗漿皆甘寒之物梨性下達蔗性和平

代赭墜滲下行最有力

柯韻伯曰人參氣分藥也陽生則能生陰血：脫補氣之理夫人而知之當歸血分藥也血和則氣降治氣逆上氣之旨尚未有用之者然在氣血中窺測本在質性上講求氣血論其作用融性論



其本源夫潤下者水之體也氣血者水之用也水之升者即是氣  
水之降者即是血參芪麥草為氣分藥而其體則潤體之潤者性  
必下行其升而為氣者即降而為血之機也歸地為血分藥其體  
潤其性下則能生血涼血者即降氣順氣之機也要知甘芪門冬  
輩皆氣中血藥不獨人參地黃天冬輩皆血中氣藥不特當歸矣  
芎歸皆氣中血藥歸性主降而芎性主升如地黃同潤下之性亦  
能始欬逆上氣可知然川芎亦可治欬逆上氣蓋氣之逆者引之  
使升則得其平是升者即降之機也用藥如此則拈來皆道矣  
丹溪云虛火可補參芪之屬是對實火可瀉苓連之屬而言非一  
定不可易之理也當知補是補虛不是補火若陽虛火旺參芪之  
屬設陰虛火旺又必歸地之屬矣若執一不通則陽虛者受益陰  
虛者受禍是作法之涼矣若陰虛火旺用寒涼太過而陽亦虛者  
補以參芪又為恰當正是補血不是補火也

今之調氣者但知耗氣以治其餘誰知聖人用和血之品養陰以配陽血足則氣得所附即不上逆而咳自止是治其本也夫降氣之品性燥助火多用久用愈傷血損氣逆者更逆咳則更咳陽絡傷而血上溢豈可謂血之有餘耶人知氣有餘即是火血隨氣行亦象火而炎上若血有餘便是水氣有所歸則其從水之潤下可知故理氣血如看天平天平高下當求其銀之輕重而平之此用當歸治效逆之旨歟

保元湯補肺氣也四君子補脾氣也補心丹補心氣也八味丸補腎氣也補氣獨不及肝者以肝氣勝於他藏五藏多因肝氣有餘而為患也升之散之即所以補之矣肝氣歸於血設肝氣不足補肝血而氣自足補他藏之氣而肝自生矣

四物湯補肝血也養榮湯補心血也歸脾湯補脾血也六味丸補腎血也補血獨不及肺者以血隨氣行而不得留於肺也若血干

清虛之氣肺反病矣但補本藏之氣則榮衛自行但補他藏之氣血而肺自和矣羅東逸曰生脉散潤肺斂陰亦補血之類不得獨謂肺無補血也

形不足者當溫之以氣以氣生形也不曰補而曰溫有調和之義然氣有餘即是火壯火食氣真氣耗散而形乃憊也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以陰之所生在五味也然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助其偏勝所不勝者受病而精反亡也形本後天而生機在先天之腎則補腎乃調氣之源精者先天而培植在後天之胃則補胃是補精之本故精乃形之主精亡則陰不獨居形乃精之處形傷則精無所附兩者相須不宜偏重矣然又有說焉腎藏五臟六府之精不自腎生故補精者不止於補腎肝藏五臟六府之血不自肝生故補血者不止於補肝

喻嘉言曰治病必先識病然後議藥：者所以勝病者也邇來議

藥不識病不知有是病卽有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藥性所謂良  
毒善惡與病體所謂良毒善惡不同如必執藥性為去取所以勝  
病之藥以不識病情而未敢用